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 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一等獎

聖文德書院 四年級 李潼

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

人活於世，總在看著什麼。看天，看地，看身前身後影影綽綽的人。看得久了，眼裡便不只是光和影，漸漸沉出些別的分量來。古人說得淡，也說得重——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這話像一塊磨刀石，靜靜地擱在歲月的角落裡，等著那些茫然四顧的眼睛，自己把目光湊上去，磨一磨。

賢者，是不容易看見的。他們不像戲臺上的人物，臉上塗著鮮明的油彩，在鑼鼓點裡亮相。他們常常是沉默的，像遠山。你須得在嘈雜的市聲裡，忽然定一定神，從一片灰撲撲的屋頂望出去，才看見天際那一抹沉穩的、鐵青的輪廓。那輪廓並不向你呼喊什麼，它只是存在著，在流雲與飛鳥之下，在晨昏與風雨之中，亙古地存在著。你看它，起初覺得是山在那邊。看得久了，恍惚間會覺得，是自己心裡缺了一塊什麼，那塊空缺的形狀，正與遠山吻合。於是「思齊」便不再是「想要像他一樣」那般激昂的念頭，而成了一種沉默的填補。你開始搬運自己內心的土石，一捧一捧，填向那塊空缺。這個過程沒有喝彩，沒有監督，只有你自己，在靜默的汗與喘息裡，感到生命的質地，一分一分地沉實起來。那山從未動過，動的是你的目光，和目光裡漸漸升起的、你自己的輪廓。

不賢，卻是極易看見的。它們不像遠山，它們是你腳下的石子，硌著你；是路旁的泥濘，濺濕你的衣角；有時，甚至就是你自己鞋裡一粒怎麼也倒不出的沙。它們熱鬧，具體，帶著體溫和令人不悅的氣味。看見一個粗鄙的暴怒，一種精明的算計，一團黏稠的惰性，起初是厭棄，像避開一灘積水。可厭棄之後，若無其事地走過去，那灘水



卻已映在了你心裡，晃蕩著，晃出一個模糊而熟悉的人形。這時，「自省」便像一陣深夜毫無來由的心悸，猛地攫住你。你不得不停下，對著心裡那灘不潔的倒影，細細地看。你看見那暴怒裡的無力，原來自己也曾有過；那算計深處的惶恐，自己似乎也能體諒；那惰性綿延的溫床，竟也有幾分是自己貪戀的暖意。這不是原諒，這是一種更寒冷的清醒。你發現，那令你不快的「不賢」，並非與你隔著深淵遙遙相望，它就生長在你所站立的地上，與你盤根錯節。憎惡他人的不堪，總是容易的；難的是在那不堪裡，認出自己潛伏的根芽，然後，默默地將它掐斷。這過程不帶來任何成就，只帶來一陣無人的冷汗，和冷汗乾後，皮膚上那層繃緊的、略微潔淨的涼。

看來看去，眼睛便有些倦了，也有些明瞭。原來「賢」與「不賢」，並非路上截然分開的兩行人。他們常常就在同一個人身上進進出出，像日光與陰影，輪流佔據著同一片庭院。你仰望的賢者，或許正對著自己某一處隱秘的「不賢」而夜不能寐；你鄙夷的某人，某個瞬間的眼神裡，或許也閃過你無法企及的亮光。看人，於是成了一樁需格外慎重的事。不可看得太淺，淺了，只看見標籤與衣冠；也不可看得太絕，絕了，便失去了與這複雜人間相通的體溫。

「思齊」與「自省」，也原不是兩道工序。它們像呼吸，一吸一呼，構成生命完整的節律。向著遠山跋涉時，你需時時低頭，檢視鞋裡的沙石；清理完自身的泥濘，你一抬頭，那遠山的光芒，又為你照清了下一段路。這迴圈沒有終點。山永遠在更遠處，路也永遠在腳下。你能做的，只是在這無盡的「看」與「行」之中，讓自己的骨頭，被那嚮往磨得硬一些；讓自己的心腸，被那反省洗得軟一些。

到最後，所有的觀看，都緩緩流回自身，像百川歸海。你歷經的萬千氣象，仰觀過的巍峨，俯察過的卑微，最終都沉靜下來，在你生命的深處，淤積成一片獨特的、沉默的三角洲。那便是你成為的樣子——既非你仰望的任何一座山，也非你厭棄的任何一灘泥。你只是帶著所有「看見」過的痕跡，成為了「自己」這條河，平靜地，又暗湧

著，向前流去。它不言不語，卻讓每一個在燈下展開人生這張紙的人，在提筆躊躇的剎那，能聽見自己血脈裡，那無聲的、向善的潮汐。

評語：文字優美如詩，將賢者比作遠山，不賢比作鞋中沙，具備極高的文學造詣與深刻的自省哲思。